

网络语言失范现象及治理对策

张昌文, 王 洁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襄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摘 要

网络空间中的语言失范现象不仅污染了语言环境, 也制约着育人生态的良性发展。以2018至2024年间的网络热词和流行语为主要语料, 考察网络语言失范的典型表征及治理对策。研究发现, 网络语言失范主要表现为语音失范、词汇失范、语法失范和语用失范。应基于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三个层面, 在遵循语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主体治理体系, 以规范网络语言使用。

关键词

网络语言, 语言失范, 零度偏离理论, 语言治理

Network Language Anomie Phenomenon and Countermeasures

Changwen Zhang, Jie Wa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Hubei

Received: June 2, 2026; accepted: July 10,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language anomie in cyberspace not only pollutes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but also restrict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uman education ecology. Using Internet hot words and buzzwords from 2018 to 2024 as the main corp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ons of Internet language anomie and its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It is found that network language anomie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phonetic anomie, lexical anomie, grammatical anomie and pragmatic anomie.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a government-led multi-agent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law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so as to standardize the use of Internet language and deepen the clean cyberspace.

Keywords

Network Language, Language Anomie, Zero Deviation Theory, Language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信息时代互联网构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空间,网络空间成为与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并行的“第三空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接近11亿人(10.9967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7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0%,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新增网民的49.0%^[1]。互联网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更多人群共享数字时代的便捷和红利。随着网络空间的拓展,网络语言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深刻影响着传统语言。一方面,网络语言创新和丰富了表达方式,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一些不规范、不文明的语言现象也随之出现,对语言生活和语言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

重视网络空间的语言问题,加强网络空间的语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以言行事’的网络空间,既需要用好语言这一工具来实施网络社会治理,又需要管好网络语言生活,以维护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2]。因此,为整治网络空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失范现象,2024年10月,中央网信办与教育部联合启动“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重点聚焦“歪曲音、形、义,编造网络黑话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3]。

我国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大致始于21世纪初,网络语言的影响和规范化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网络语言中新词新语层出不穷,反映着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向和认知心理。本次研究语料时间跨度为2018年至2024年,语料主要取自微博、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等主流大众网络平台,同时整合历年主流媒体、语言类平台发布的年度网络流行语榜单。语料筛选以全网使用频次、话题传播热度、跨平台扩散范围为核心标准,将在半年及以上时间内持续传播、被普通网民高频使用的词汇、句式、表达形式界定为研究样本;最终筛选有效网络用语样本三百余条,覆盖日常社交、娱乐互动、情绪表达等多元网络交际场景,以此开展网络语言使用形态的考察与分析。

2. 何为“语言失范”

关于语言失范的界定,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解释。“失范”是与“规范”相对的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¹,其释义为“失去规范;违背规范”,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语言规范的定义。语言规范有双重含义,一指“具有规范性的语言文字标准”,即语言文字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标准和典范;二指语言规范工作,即“为使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运用合乎规范而采取的各种举措”^[4]。我国明确界定了国家通用语及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规范,并确立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²《简化字总表》³《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⁴

¹<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6%B1%89%E8%AF%AD%E8%AF%8D%E5%85%B8%E7%BC%88%E7%AC%AC7%E7%89%88%E7%BC%89/20380015>

²http://www.moe.gov.cn/jyb_sjzl/ziliao/A19/201001/t20100115_75598.html

³<https://gf.ywky.edu.cn/jianhuazi>

⁴http://www.moe.gov.cn/jyb_sjzl/ziliao/A19/index_1.html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⁵《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⁶等一系列规范标准, 夯实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制度保障。此外, 李宇明、周建设和戴曼纯(2024)指出, 语言规范还涉及语言行为的道德伦理、语言系统内部规则及其演变规律等隐性层面。

根据零度偏离理论, 语言的规范系统是语言世界中的零度形式, 而具体的言语行为是对语言的偏离, 偏离既包括积极的“正偏离”, 即有助于丰富语言表现力、促进语言发展的现象; 也包括消极的“负偏离”, 即违背语言规范、影响语言健康发展的现象[5]。我们讨论的语言失范, 正是指语言文字在实际使用和发展过程中对既定语言规范的负偏离, 可以从语言形态失范和语言行为失范两个维度来观察语言失范现象。前者关注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形态要素层面的问题, 即违背显性明晰的语言标准规范; 后者则指语言使用者在语义和语用层面偏离语言规范, 包括“造谣、诽谤、侮辱、谩骂、语言暴力、泄露隐私机密等”[6]。

根据施春宏(2010) [7]的观点, 网络语言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研究的网络语言属于狭义层面, 即网民在网络交际情境中的用语, 是由汉字、字母、阿拉伯数字、符号等构成的一种语言变体。网络语言可以看作现代汉语在网络空间的一种偏离形式, 包括正偏离和负偏离。网络语言失范现象则是互联网语境下, 语言使用主体对以现代汉语标准为基础的语言形态规范及语言行为规范的负偏离。

3. 网络语言失范的典型表征

互联网语境下, 人们利用键盘和输入系统追求高效交流, 促进了数字化、字母化及符号化语言形式的兴起。并且网民群体以青年人为主, 他们倾向于挑战传统、崇尚创新、彰显个性, 在交际时往往不遵循传统的语言文字规范, 助推了失范的语言形式的传播。

3.1. 语音失范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等规定了方言和普通话的读音, 为汉语语音规范提供了依据。而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化口语形式, 常常通过语音手段创造新的表达形式, 以提高沟通效率或彰显个性。这种创新也带来了语音失范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谐音与合音的滥用。

1) 滥用谐音

谐音是网络语言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和构词方式, 可分为汉字谐音、数字谐音和混合谐音三种类型, 即将原有词汇替换成与其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等。汉字谐音如“集美”为“姐妹”的谐音替代, “夺笋”为东北方言词汇“多损”的谐音形式。数字谐音如“9494”替代“就是就是”, “666”表示“牛牛牛”。组合谐音指将原有词汇替换成与其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数字、字母、符号等混杂形式, 多为中英文混合谐音。例如, “栓 Q”表示“thank you(谢谢你)”, “duck 不必”表示“大可不必”, “热 skr(死个)人”, “go14”表示“够意思”。

网络语言大量的谐音词导致了词汇在发音上的失范, 尤其是对现代汉语词汇声韵调的异化, 如故意混淆平舌音与卷舌音、鼻音与边音等, 严重影响了普通话的推广和规范化, 也对外语的学习产生阻碍。

2) 滥用合音

合音是指将两个或多个单词连读成一个词, 网络语言中常采用速读连音的手段替换原有词汇表义。例如, “不要”“不好看”“喜欢”速读连音为“表”“报看”“宣”。然而, 这种形式导致词语意义模糊不清, 增加了理解难度。

网络语言的语音失范歪曲了原有字词的语音发音规则及韵律, 违背了语音系统的规范性。滥用语音手段随意替代, 造成了错字别字的泛滥和语言理解的障碍, 导致语音-字形层面的偏离。

⁵<https://gf.ywky.edu.cn/yitizi>

⁶http://www.moe.gov.cn/jyb_sjzl/ziliao/A19/201206/t20120601_136690.html

3.2. 词汇失范

网络语言中滥用缩略、歪曲词义、结构变形等现象, 是对词汇的形态、语义、结构的偏离, 违背了词汇系统的规范性。

1) 滥用缩略

缩略词是网络语言中常见的一种形式, 它遵循语言交际中的经济性原则, 反映了人们追求简洁高效的心理。然而, 网络语言中大量无序、随意的缩略形式, 对汉语系统构成了严峻挑战。

一是字母缩略, 指利用汉语拼音字母或英文字母的缩略形式替换原有词汇表义。例如, “YYDS” “XSWL” “DDDD” 分别对应“永远的神”“笑死我了”“懂的都懂”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形式。“PUA” “emo” “NBCS” 分别对应英语单词“Pick-up-Artist (精神控制)” “emotional (抑郁)” “nobody cares (无人在意)”的缩略形式。二是汉语缩略, 指将多个词语、复杂短语或句子压缩为一个简单词语。如“喜大普奔”为“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略形式, “爷青回”为“爷的青春回来了”的缩略形式。三是混合缩略, 即汉语拼音、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等混合使用替换原有词汇表义的情况。例如, “U1S1 (有一说一)” “C 位 (中心位置)” “city 不 city (洋气不洋气)”。还有少数数字缩略的形式, 如“996”指朝九晚九、每周工作 6 天的工作制度。

这些滥用缩略创造出的代码式词语普遍缺乏构词理据, 表意晦涩模糊, 给语言系统和言语交际增加了负担。此外, 字母、数字等混杂的语言表现形式破坏了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完整性, 影响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纯洁性。尤其是外语词和字母词的滥用, 削弱了语言的主体性。

2) 歪曲词义

网络语言的词义失范主要体现在对词汇感情色彩义和理性义的偏离。这一现象不仅是对传统语言规范的挑战, 也破坏了现代汉语的语义生态。

一是感情色彩义的异化。感情色彩的变化折射出社会价值观的变动。特别是网络语境中大量褒义词的贬义化, 显示出对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的溶解与颠覆。例如, “卧龙凤雏”原指代三国时期的两位智者——诸葛亮和庞统, 在网络中常被用于调侃和讽刺, 形容实力有限、智商不足或表现不佳的人; “名媛”一词本义为“名门闺秀”, 但在网络负面新闻的推波助澜下, 演变为指代爱慕虚荣、追求物质享受的女性形象。

二是旧词意义的解构。词的理性意义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 具有一定的稳固性。然而, 一些词语在网络空间中被重新解释, 背离了传统语言所赋予的约定俗成的含义, 导致现代汉语词义体系的混乱。例如, “神兽”原本专指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动物, 后用于代指自家孩子; “真香”在网络热梗中被赋予“形容言行前后不一致”的意义, 以鲜明的形象性迅速流传开来。

3) 结构变形

《简化字总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等确立了现代汉语的词形标准。然而, 网络语言中故意误用、拆解、重构汉字的现象屡见不鲜, 扭曲了汉字的字形结构。

一是重叠部件, 指重复或叠加某些字符, 借助独特的视觉效果表达特定的意义。如“又双叒叕”由十个“又”构成, 通过重复字形形成视觉冲击, 用以强调某事频繁变更或重复发生。二是拆分汉字, 指将汉字拆解成部件进行表义。如“彳亍口巴”是对“行吧”的拆解, 通过空间上字形的拉长表示语气的延长, 传达犹豫和不满的情绪; 为了隐晦表达, 将“骚”拆解为“马叉虫”。

结构变形所产生的网络词汇破坏了汉字的字形规范, 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生僻字和冗余形式。通过视觉符号来表义, 追求情感表达而消解了言文一致性。这实际上背离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3.3. 语法失范

网络语言在语法层面也显示出显著的失范现象, 包括词性随意转换、外语语法在汉语中的滥用等。

1) 词性混乱

网络语言为了寻求独特的表达效果, 常常超越传统语法规则, 自由转换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词类的语法功能, 引发词性的混淆。例如, “鸡娃”形容父母对孩子过度激励的行为, 其中“鸡”字被创新性地用作动词, 意指“打鸡血”“激励”; “黑”在传统语法中多用作名词或形容词, 但在网络语境被赋予了动词的新义, 表示“诽谤”“诋毁”。

2) 语法混用

网络语言表现出对方言和外语句法属性及形态手段的杂糅, 形成了与传统汉语语法规则相悖的异化结构。例如, 借用英语表示时态的屈折词缀“-ing”“-ed”, 创造了“吃饭 ing”“睡觉 ed”等“VP-ing”“VP-ed”结构。同时, 受方言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网络语言中出现了随意省略、倒装等句法现象, 如“……先”“……的说”等句式, 以及“有事电/微我(有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的简化表达。此外, 还产生了特殊的构式化表达, 如“无语子”“绝绝子”等“形容词+子”的构词结构, 这些表达方式在语法上与传统汉语相冲突。

3.4. 语用失范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特征, 削弱了语言交流的行为规范, 使得不健康、不文明的语言在这一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泛滥。部分网民为了吸引流量、制造话题, 故意编造低俗烂梗、不良流行语, 严重污染了网络风气并误导了价值取向。网络语言语用失范主要体现为网络骂词和黑话烂梗的泛滥。

1) 网络骂词

一些网民为了在网络空间中表达自我、宣泄情绪和寻求刺激, 同时规避网络审查, 创造出大量特殊形式的网络骂词。这些词汇代替了原本的污言秽语, 投射出消极负面的社会心态。

一方面, 网络骂词带有非理性情绪表达和攻击性, 或矮化丑化自我, 或讽刺挖苦他人。这不仅导致了语言的低俗化和粗鄙化, 还可能演变为语言暴力, 恶化网络环境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 部分词汇在传播过程中贬义色彩和骂骂功能逐渐弱化, 成为无意识的“口头禅”, 同样损害了社会道德风尚和文化根基。

2) 黑话烂梗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传播的方式, 使得网络语言呈现出多样化和多模态的特点, 加速了网络热词和流行语的传播。然而, 这种趋势导致网络黑话和烂梗的泛滥, 对网络语言环境造成了污染。

网络语言中存在大量晦涩难懂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网民追求新奇、彰显个性的需求, 但也提高了语言交流的难度和门槛。例如, “芭比Q了(完了)”“你个老六(表示对某个人很无奈或无语)”“2333(啊哈哈)”“999(6翻了, 表示厉害极了)”等。这些网络黑话来源于社会热点、影视作品、社交媒体平台等多个领域, 需在特定的语境和社群中才能被准确理解。这种局限性加剧了不同社会语言群体之间的误读与隔阂, 降低了语言交流的效率和质量。此外, 黑话烂梗往往缺失文化内涵, 语义晦涩扭曲, 带有低级趣味, 不仅损害了语言的规范性和逻辑性, 还会导致语言使用者思维贫瘠、语言匮乏, 对青少年的语言学习和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 网络语言失范现象多体现为对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等语言形态规范和语言行为规范的负偏离。一方面, 网络语言中数字、字母等杂糅, 违背了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 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 另一方面, 网络骂词和黑话烂梗背离了语言行为规范, 表现出文化内涵、道德规范的缺失, 不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这些现象伴随着网络的传播和网民的高频使用, 深刻影响着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意识和认知观念。因此, 加强网络空间的语言治理, 维护语言的健康和规范发展, 显得尤为迫切。

4. 网络语言变异的积极功能

从零度偏离理论来看,网络语言对传统汉语规范的偏离并非只有负向变化,大量语言新形式属于语言的正偏离,是语言在网络交际场景下自然演化的结果。这类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层面的变异形式,适配了网络传播的特点与网民的交际需求,具备语言游戏、身份建构、情感表达、文化创新等多重积极功能,也是现代汉语动态发展的重要体现。

4.1. 语言游戏功能,丰富交际趣味

网络语言的谐音、合音、字形拆解、字母缩写等形式,本质上是大众开展语言游戏的直观体现。网民借助语音替换、字形重构、句式改造等方式打破传统语言的固定形式,将语言符号转化为娱乐载体。例如“集美”“栓Q”“duck不必”等谐音表达,“又双叒叕”等字形叠加形式,跳出了传统书面语严肃刻板的框架,让语言交际变得轻松活泼。在短视频、社交评论、社群聊天等场景中,语言游戏能够消解沟通的距离感,契合互联网娱乐化的传播氛围,成为网民日常互动、调节交流氛围的重要方式。同时,多样化的语言游戏也拓展了汉语符号的使用形式,让语言表达不再局限于单一范式。

4.2. 群体身份建构,凝聚社群认同

网络空间存在多元圈层与兴趣社群,圈层化的网络用语成为群体身份标识。字母缩写、专属热梗、特色句式等小众表达,是社群内部形成身份区隔、构建群体认同的符号工具。像“YYDS”“XSWL”“U1S1”等缩略用语,最早在年轻网民、兴趣圈层中流传,熟练使用这类表达,成为圈层成员之间识别彼此、建立联结的方式。

在匿名、开放的网络环境中,个体借助专属网络语言融入兴趣群体、同龄群体,强化归属感。这类具有圈层属性的语言变体,是网络社群文化的外在表现,不同社群形成独有的语言符号体系,划分出虚拟空间中的社交边界,推动网络社群文化的稳定发展。

4.3. 多元情感表达,强化表达张力

相较于传统书面语,网络语言变异形式拥有更强的情感承载能力,能够细腻、夸张地传递喜怒哀乐、调侃、无奈、喜悦等复杂情绪,弥补了通用汉语在口语即时表达中的局限性。一方面,合音、叠词、特色后缀句式可以放大情绪强度,如“绝绝子”“无语子”等新式构式,用口语化的形式强化赞叹、无奈等情绪;另一方面,旧词新解、趣味梗语实现了情绪的委婉表达,如“真香”“神兽”等词汇,以诙谐的方式描述生活现象,弱化直白表达的生硬感。

网络交流以即时、碎片化沟通为主,简洁生动的网络用语适配快节奏的交流模式,网民可以用简短的符号、词汇快速传递情绪,提升交际效率。尤其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这类语言形式成为他们释放情绪、表达自我的重要载体。

4.4. 助力文化创新,推动语言动态发展

语言始终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网络语言是当代汉语创新发展的重要来源。互联网打破了语言传播的地域与人群限制,民间创造的新词、新用法得以快速扩散,为现代汉语注入新鲜活力。从词汇层面来看,大量贴合当代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的新词应运而生,精准概括新时代的生活方式、社会现象,如“996”“爷青回”等词汇,记录了当下的社会风貌与大众集体记忆。

同时,网络语言融合了汉字、字母、数字、符号等多元元素,形成多模态的语言表达体系,拓展了汉语的表达边界。部分经过时间检验、表意规范、文化内涵积极的网络用语,也逐步融入日常通用语言,

完成从“小众变体”到“通用表达”的转化,推动现代汉语与时俱进。此外,网络语言的创作与传播,也激发了大众的语言创造力,让语言文化从专业领域走向全民参与,形成全民共建语言文化的生动局面。

5. 网络语言失范的治理对策

“语言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8],袁周敏和韩璞庚(2018)[9]、周正履和全文宁(2022)[10]、王建华(2022)[11]和刘景珍(2024)[12]等学者认为,网络语言治理超越了单纯的语言本体范畴,需要以法律为支撑,各领域、多主体协同作用。我们以此为理论基础,从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三个层面出发,探讨网络语言失范的治理对策。

5.1. 政府层面:完善语言法规和治理体系

网络空间语言问题关乎国家安全,网络语言的治理应自上而下全面展开。因此,政府应建立健全网络语言的法规体系和语言治理机制,巩固网络空间语言治理的制度保障和科学性。

1) 完善语言政策法规

目前,我国已出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⁷《通用规范汉字表》⁸《外国语言文字管理规定》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¹⁰《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¹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¹²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网络空间语言进行约束。其中《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¹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等明确强调了媒体平台的网络语言使用 and 行为规范,严禁庸俗暴戾网络语言传播。然而,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广度、针对性和影响力相对有限,仍需进一步对网络语言使用进行规范立法。

因此,政府应结合实际,制定一部全国性的网络语言规范专项法律法规,及时出台新的语言规范和标准,明确网络语言的底线,增强网络空间法治意识。

2) 健全语言治理体系

网络语言失范现象不仅是语言问题,也映射出网民在社会心理、行为习惯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应建立健全以政府为核心的网络语言治理体制,落实相关部门职责,促进网络语言健康有序发展,维护语言安全。

政府尤其是语言文字管理部门,应深入挖掘语言失范现象的生成机制和根源,剖析网络语言背后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借助数字技术加强网络空间的语言监管,优化监督体系,严格整治违法违规网络语言行为,并形成网络语言使用报告,定期公布违规案例和处理结果;通过发展语言教育、语言服务、语言艺术、语言产业等丰富语言生活,增强文化自信;统筹多方力量,构建网络空间语言道德伦理体系,防范应对语言文化渗透、语言矛盾和语言暴力,引导社会各界提高语言规范意识,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

5.2. 社会组织层面:共建网络生态文明

“网络语言安全与网络文化安全正如一体两面,不仅涉及到语言系统本身,还直接涉及作为观念形

⁷<http://www.npc.gov.cn/flcaw/flca/ff80818198a7ecd401993bcc27a35f85/attachment.pdf>

⁸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81095.htm

⁹<http://www.moe.gov.cn/s78/A13/>

¹⁰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6-11/07/content_2001605.htm

¹¹https://www.cac.gov.cn/gzzt/ztzl/zt/wlfz/law/fl/A09200111140401index_1.htm

¹²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1/30/content_5654985.htm

¹³https://edu.sh.gov.cn/yywz_zcfg_flfg/20051228/0015-yywz_1628.html

态的文化体系, 涉及教育、新闻、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 [8]。社会各界应通力协作, 共同引导和规范网络语言, 净化网络语言环境, 构建和谐网络语言生态。

1) 媒体: 发挥舆论导向功能

传统媒体应带动新媒体, 共同承担起语言示范和舆论引领的职责。

首先, 媒体应严格遵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规范,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产和传播高质量的文化内容, 强化内容创作者的专业和道德素养, 防范社会话题娱乐化。其次, 媒体和网络平台应做好网络风气和舆论的监督与引导工作, 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发布细则, 重视先进语言技术工具的研发与应用, 建立健全审核机制和公众举报机制, 对违规内容和用户进行删除和处理。此外, 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与教育, 定期举办网络语言规范的宣传活动, 借助其民众基础和影响力, 引导网络内容生产追求“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 提升公众的语言素养与媒介素养。

2) 学校: 加强语言和素质教育

学校是语言规范教育的重要阵地, 应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和工具, 全面加强语言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

一是加强规范语文的示范和教学工作, 开发网络语言规范相关课程和优质在线教育资源,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观, 提高语言鉴赏能力和信息辨别能力, 培养文明规范用语的习惯。二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通过组织多样化的道德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 引导学生尊重网络空间的规则、尊重他人人格和表达权。三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和咨询服务, 了解学生的内在心理需求, 引导其进行正确的情绪宣泄、压力舒缓和自我调节。

全社会应共同提升对网络语言规范的认识与重视程度, 建立网络语言规范和道德体系, 加大网络语言规范宣传力度, 营造文明健康的语言环境。

5.3. 个人层面: 提升语言能力和素养

个人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基础。面对网络语言失范现象带来的提笔忘字、语言匮乏和思维贫瘠等危害, 每个个体应合力破局, 自觉维护语言规范。

首先, 强化语言规范意识, 坚持使用标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摒弃粗俗、攻击性和不规范用语, 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和健康性。其次, 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 积极参与网络文明建设和监督, 理性甄别和传播网络信息, 抵制和举报网络语言中的失范、低俗及暴力现象。此外, 应秉持终身学习理念, 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利用网络资源工具等训练语言逻辑和组织能力, 提升语言素养和能力。

综上所述, 网络空间语言失范的治理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多主体治理体系, 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各主体应明确职责、协同合作, 共同推进网络语言治理工作, 规范语言使用, 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共建和谐语言生态。

语言生态系统具备自然净化的机制, 我们需要在遵循语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对网络语言失范现象进行有效治理与规划。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网络语言的发展, 正视网络语言失范现象及其成因,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主体、多领域治理体系和长效机制, 推动网络语言规范化, 构建和谐繁荣的语言生活。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2024-08-29.
- [2] 赵世举. 重视网络空间语言的规划与治理[J]. 人民周刊, 2018(3): 68-69.
- [3]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EB/OL]. https://www.cac.gov.cn/2024-10/11/c_1730337883698872.htm, 2024-10-11.

- [4] 李宇明. 语言规范试说[J]. 当代修辞学, 2015(4): 1-6.
- [5] 王希杰. 汉语词汇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246.
- [6] 李宇明, 周建设, 戴曼纯. 语言文明、语言的智性工具性与语言失范的治理——“首届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研讨会”主旨报告辑录[J]. 语言治理学刊, 2024(1): 24-29.
- [7] 施春宏. 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J]. 语言文字应用, 2010(3): 70-80.
- [8] 王春辉. 论语言与国家治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3): 30-31.
- [9] 袁周敏, 韩璞庚. 网络语言视域下的网络文化安全研究[J]. 外语教学, 2018, 39(1): 39-43.
- [10] 周正履, 全文宁. 安全视域下的网络语言问题研究[J].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2022(1): 11-19, 121.
- [11] 王建华. 网络语言治理: 功能、问题、框架与任务[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8): 129-137, 161.
- [12] 刘景珍. 数字时代的语言安全: 问题、成因与治理[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3(4): 128-136.